

友人

老友赵梅生

姚沛



40多年前,1980年,我在太原师范(现改为太原学院)教书,与画家赵梅生先生是同事,我教语文、书法,他与夫人冀老师教美术。

两家住得很近,每天早上我和赵老师必定去操场锻炼。书画同源,志趣相投,见面就有话说。我听赵老师说话,有时笑笑,有时点点头,相处久了,慢慢便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。

一天早上,他挺关心地对我说,苹果营养最大,我一天吃一个,你也必须吃。我说,我牙不好咬不动。他说,用小刀削成片吃嘛。接着又很认真地对我说,有个单位的领导跟他是好朋友,说他们单位职工子弟中有十几个初三毕业生,想利用暑假学书法,需要请个书法老师,我推荐你去。小学二三年级,也有三四十个小学生想学画画,我让紫峰(赵梅生的长子)去教。

这事就这么定下来。暑假教书法,学生们很自觉,也很努力,学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进步很大。紫峰的美术班,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赵老师的画,我也喜欢。一天我对他说,我到同事家串门,看到他们家都有你的画。我紧接着说:“该轮到给我画画了吧!”他问画什么,我说牡丹。没过三天,赵老师便拿出一张画给我,展开一看,果然画的是牡丹。

有一天,也是早上锻炼,赵老师很伤感地给我讲了他的身世和经历:小时候没上几天学,正在念书的时候,被日寇抓去做劳工,看见他太瘦小才把他放了。又说,他从小就特别喜爱画画,可惜没有老师,没有教材,只能找个香烟盒照着画,要想画得很快,非常难,天天画,天天画,有时忘了吃饭。一位中学美术老师看到他画的画,非常认真地对他说:“你画得很好,很有天赋,今后要想一切办法继续画画,不要中断,将来前途无量。”说完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有次闲聊,赵老师对我说,两年前文化局任命他为太原画院副院长,画院里窗明几净,有办公室,有画室,有很大的写字台,在那里可以看书,可以画画,还可以接待书画界的

朋友。画院一切都好,就是不安静,他的专业是画画,如果不能安静地画画,这个副院长对他又有何用?考虑再三,还是婉言辞谢了。

也是这期间,赵老师的爱人告诉我一件事:上个月,有人请赵老师教画,每月代课费17元(我的代课费是5元),赵老师说,要教课必须备好课,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,这样就把他画画的时间挤掉了,不能坚持天天画画了,这绝不行,给再多的代课费也不行。冀老师说,最后他们推掉了。

赵老师来师范前在二十二中工作,他人口多,夫妻俩三男三女六个孩子,八口人吃饭,生活困难,有时吃不饱,得喝稀的,但他非常乐观,坚持天天画画。有时画幅漫画在报上发表了,挣点稿费,买些吃的,一家人乐呵呵的,过得非常愉快。处逆境时,在困难面前不低头;处顺境时,在金钱面前不动心,这两点一般人很难做到,但赵老师做到了,正因为他做到了,才有今天的辉煌。

有一年,腊八快到了,赵老师拿了一本挂历给我看,上面有赵老师的画。我知道赵老师的画水平提高了,可以卖钱了,困境即将过去。冬去春来,一天赵老师兴冲冲地又拿着一本画集让我看,上面印着《赵梅生画选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题写书名者是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。

赵老师出画集了。这时,我认识到赵老师的画水平已经很高,他已经是很著名的画家了。

也是那两年,一天他拿了一张四尺的书法作品送给我,内容是他写的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。他说,一个买家很喜欢,一定要买它。他说这是送朋友的,不卖。对方急得不行,再三央求,情面难却,只得另写一张卖给对方。

这个作品已归我所有,我且评说几句:

从字形上看,张迁碑是扁方,赵字是长方。横画,张迁碑有的横画必须写成蚕头雁尾,赵字所有的横画,没有一笔是蚕头雁尾,看不到张迁碑的影子,但从神韵上来说,这件作品他写得大气流畅,十分美观。不过,可以肯定地说,他写的书法不是隶书,是赵体行书。

人物

这些孩子都是有着特殊遭遇的苦命人啊。

很快,张桂梅觉得儿童福利院这个名字很不好,容易让人对它产生歧视,也会让孩子们产生自卑感。于是,她就给它取了一个特别温馨的名字:儿童之家。

孩子们缺少疼爱,长期缺衣少食,一个个面黄肌瘦。另外,因为缺少父母的关心,他们的生活习惯都不好,性格脾气也各不相同。刚开始的时候,孩子们不习惯这里的环境。一些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不停地打闹,尖叫声、哭喊声,在儿童之家里经常响起,附近的住户很有意见。有一个孩子,刚进儿童之家的时候,浑身又脏又臭,头发里爬满了虱子。

张桂梅并没有当过母亲,在担任儿童之家院长之前,她主要面对的是初中生。那些孩子虽然贫穷,但是不需要她给他们穿衣服,给他们洗澡,给他们梳头。所有的一切,学生们已经能够自理。但是,在儿童之家,重新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张桂梅最常见的“功课”。她需要每天照顾他们的穿衣吃饭,督促他们睡觉起床。而她每天面对的孩子们,正处于特别好动、特别顽皮的年龄,经常犯一些小错。毕竟,儿童之家不是幼儿园,也不是托儿所,更不是小学。面对这些孩子,张桂梅需要以极大的耐心去操持孩子们的生活,让他们渐渐地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。

然而,真正做起来,

■希望出版社

51
陈洪金 著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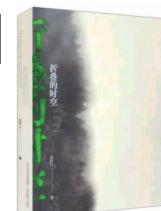
太难了。

张桂梅深深地记得,一个男孩子来到儿童之家的时候,住在儿童之家,在附近一所小学读书。父亲去世对他打击很大,他觉得整个社会都很坏,对什么都抱着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。他不爱跟人说话,喜欢一个人待着,干了不少捣蛋事。

■山西教育出版社

51
赵树义 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

太难了。

古时取兽之网曰罔,取鱼之网曰罟,取兽曰佃,取鱼曰渔。“离”古读“罗”,在帛书《周易》中,“离”写为“罗”,二字通假。离卦有网之象,两离相重,离为目,两目相连,外实中虚,互体有巽,巽为绳,故有结绳为网罟之象。手工编织古已有之,传到后来,渐有竹编、藤编、草编、柳编、麻编等六

大类,发展到当代,丝、棉、麻、尼龙、混纺等也可做材料。杨丽俊很小便从事手工编织,现在经常到长治讲课,于她而言,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心理愉悦显然比金钱更重要。

善朴是个古村落,依龙龟山而建。按说建在高处的村庄远处是可以看见的,可直到绕过黄土堆,才看到村庄全貌,黄泥墙青砖瓦错落而下,与号称“山西小布达拉宫”的孟县大炭村有几分相像。沿坡而上,左手有块空地,本以为是篮球场,扭头却见一座戏台,坐南朝北,杨丽俊的窑洞便在戏台底下,怪不得屋檐压得那么低呢。村中有条青砖砌街道,穿村而上,左右绕行,把村庄整体串联之时,又把村庄分割成几个板块:高处为武氏古宅,建于清康熙年

么,时隔多年我已记不太清楚,但是有一句话却是每每想来心情都特别难过:“这可能是你们这辈子全员聚齐的唯一一次了。”话音刚落,瞬间嘈杂的人群变得鸦雀无声,简单质朴的一句话却是那么掷地有声,我相信那时同学们心里一定和我一样充满了感慨,原来高中生涯就这样结束了……短暂的班级小会结束后,同学们便提着行李箱互道珍重,从此开始自己的另一番人生。

当年绝大部分同学都还没有手机,彼此联系不方便,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照片来眷恋那段青春岁月,但是曾经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美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忘却,反而更是怀恋。

高考是人生的一件大事,的确很重要,但并非决定人生成败的唯一因素。在该读书该刻苦的年纪,努力过、拼搏过、奋斗过,不留任何遗憾,就是最好的。

故乡

家乡夏日的池塘

方柯



家乡的池塘很有些年代了,按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,是先祖迁徙定居时挖掘的。经过多年扩挖,如今已是十多亩地的大池塘了。池塘蓄雨水,供人们洗漱和牲畜饮水。改革开放后村民广栽苹果树,因而池水也成了灌溉用水,一个夏季池水也用不完。池塘有三个进水口,也是人们取水走道。池塘的北边是一座老家庙,门前有光溜溜的青石台阶,还有一棵六人合抱的古槐,沧桑伟岸,浓荫蔽日,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。我家在池塘东边,出门隔一道马路就是池塘边沿,常常能领略到夏日池塘的不同风景。池塘有温柔静谧的时刻,有欢乐激扬的时刻,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刻。

池塘的夏日尤其热闹。每天中午老家庙前的台阶上、大槐树下坐满纳凉的人,还有一伙伙玩耍的小孩,嬉闹声不绝于耳。池塘里水波荡漾,浪花飞溅,年轻人在水中尽情展现泳技,享受水中的欢乐和凉爽。到了晚上照旧热闹,只是岸边、树下纳凉围观的人更多,这热闹要持续到夜里十点多才结束。

夏日雨后的池面平静如镜,一群群蜻蜓在水面飞舞,它们展开色彩斑斓的翅膀,正是蜻蜓点水精彩一瞬。

水里还有一种小生灵,家乡人叫它“蚂子”,细细的身子长长的腿,比小河虾瘦小得多,可它在水面划起水来快得眨眼就不见了。到了夜晚,月明星稀,水塘边蛙鸣阵阵,自然生灵的大合唱,一直伴着人们进入梦乡。初夏,青蛙在池边水中产卵,一串串像黑珍珠,引得孩子们水边围观。夏日池中还有一景。前些年不知谁家起头将几只鸭子放入池塘,接着不少人家也买来鸭子放入,池塘就常有一群群鸭子游弋,多了一曲曲嘎嘎的鸣唱声。只是晚上人们再想把鸭子赶回家已不可能了。这些鸭子夜宿水边或沿岸的树丛草窝中,人们经常能从这些地方捡到鸭蛋。那时我每天早上上学沿池塘转一圈碰巧也能捡到一两颗。

如遇到夏日暴雨引发洪水,池塘另是一番景象。这时村子里的雨水汇成一道道小溪沿街巷从池塘三个人水口涌入。而更惊心动魄的是从村子北边坡上涌入的洪水,水流带着杂物,翻卷着黄泥浆溢满街道,奔腾着注入池塘,不大工夫池水便淹过了沿岸路面,直逼家户门口,汪洋一片。此时,溢出的洪水只能从池塘东南较低的入口流出,直奔村南,南街人家随时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。人们扛着铁锨赶到村南洼地,掘开豁口将水放入洼地,霎时,洼地也变成了一处小池塘,人们这才擦把脸上的汗水放心回家。

如今这些情景已成记忆,多少年过去了,仍一直忘不掉。

青春

高考,难忘的瞬间

纪实